

赤裸的女人 大街上的遭遇战 银
楼小开吴雅男 美女救英雄 火车
站的爆炸 挡不住的诱惑 铁血男
儿 英雄难过美人关 特别行动
血染列车 范雅芳割爱报知己 吴
小开还原女装 阴谋与爱情 杜公
馆大爆炸

方知今 著

一个杀手 一腔热血 一段情仇

作家出版社

I247.5/432+2

2008

方知今 著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杀手/方知今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8.1
ISBN 978 - 7 - 5063 - 4213 - 1

I. 杀… II. 方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04828 号

杀 手

作者: 方知今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 王 征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京北制版厂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230 千

印张: 10.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213 - 1

定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



- 第 一 章 / 001 / 赤裸的女人
- 第 二 章 / 010 / 黄埔锄奸队
- 第 三 章 / 020 / 血溅王八窝
- 第 四 章 / 026 / 大街上的遭遇战
- 第 五 章 / 033 / 歌舞皇后白光的能量
- 第 六 章 / 044 / 银楼小开吴雅男
- 第 七 章 / 054 / 被追踪的新闻人物
- 第 八 章 / 064 / 美女救英雄
- 第 九 章 / 075 / 火车站的爆炸
- 第 十 章 / 088 / 挡不住的诱惑
- 第十一章 / 100 / “赵子龙浑身是胆啊!”
- 第十二章 / 116 / 铁血男儿
- 第十三章 / 130 / 战友重逢
- 第十四章 / 140 / 血溅小世界
- 第十五章 / 147 / 英雄难过美人关

第十六章 / 156 /	吴雅男欣慕英雄
第十七章 / 165 /	特别行动
第十八章 / 176 /	血染列车
第十九章 / 185 /	枪挑六鬼子
第二十章 / 197 /	迷与谜
第二十一章 / 208 /	予鬼子以重创
第二十二章 / 220 /	追杀——反追杀
第二十三章 / 229 /	被迫转移
第二十四章 / 242 /	范雅芳割爱报知己
第二十五章 / 254 /	吴小开还原女装
第二十六章 / 266 /	阴谋与爱情
第二十七章 / 278 /	杜公馆大爆炸!
第二十八章 / 287 /	张振东剖析白光
第二十九章 / 296 /	孤军营故事画上句号
后 记 / 321	



第一章 赤裸的女人

在百乐门舞厅的乐台上，当红歌星白光正在唱着流行歌曲：

眼波溜，半带羞，花样的娇艳柳
样的柔。无限的创痛在心头，轻轻地
一笑忘我忧。红的灯，绿的酒，纸醉
金迷多悠悠！

.....

一曲唱罢，掌声雷动，全场舞客为之倾倒！

她每次出场，只唱三支歌就退场去化妆室休息。所以尽管舞客们以热烈的掌声要求她返场，她还是鞠躬退场了。

她走进一间独自占有的化妆室。

这是一间比较宽敞的房间，除了衣橱、穿

衣镜和化妆台外，只有一组宽大的沙发。现在房间已被无数花篮塞满，几乎无立足之地。她一走进去，就陷入了花的海洋。

这都是那些崇拜者奉献的。天天如此，她已没有了喜悦，只有厌烦。她总是叫来Boy，将这些花篮清除出去。

她每次出场或唱三支歌，或表演一支舞蹈，然后回到这里，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。

下一场她准备表演一支草裙舞，需要换装。

她站在高大的穿衣镜前，脱下身上的高领旗袍，随手扔在沙发上，对着镜子端详自己。

她现在只穿着紧身内衣，整个体态曲线分明：丰胸、细腰、肥臀。这线条真的太美了！她不禁自爱自怜了，产生了自我欣赏的欲望。

她将内衣一件件脱下，也都随手抛掷在沙发上，终于全身赤裸地站在穿衣镜前。

她开始端详镜子里的美人——丰满、白皙、曲线柔美……

这就是有那么多男人拜倒的女神。

当她正在顾影自怜时，忽然房门被推开，她从镜中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了进来。此人满面络腮胡子和竖起的寸发，活像刺猬；那杂乱的毛发中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，像是两盏灯似的闪闪发光。

她一惊，但却没有动身子，只对着镜子娇喝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那人一惊，忙背过身去，操着山东口音说：“啊，对不起——我……”他转身要退出。

她仍然对镜喝道：“站住！”这才转过身来，“你必须说清楚是干什么的。”

他仍然背着身：“对不起——我——走错了门……”又欲离去。

“站住！”她再次喝道，并走去从梳妆台抽屉里，取出一支勃郎宁手枪，指着他，“你不说清楚休想走！”

他轻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正举步要走，忽听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有人在嚷：“一定藏在这里什么地方，要仔细地搜！”他不禁愣住了。



她再喝问：“你是小偷？是强盗？是……”

“不！”他响亮地回答。

“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在搜捕你？”她还是用手枪指着
他。

“你最好不要问，因为这对你没好处……”

“我一定要知道，因为你说清楚了，会对你有好处。”她固执地
说。“否则你休想走！”

“小姐，枪对我构不成威胁——尤其是在你的手中。”

“我能百发百中！”

“那你拿我当靶子试试！”

“你以为我拿的是玩具枪？”

“在你手里只能是玩具！”

外面在敲门。

她说：“你快躲到穿衣镜后面去。快！”

他犹豫了片刻，才低头钻到穿衣镜后面。

她走过去厉声问：“谁敲门？”

门外有人应声：“白小姐，我们是巡捕房的，在追捕一名通缉
犯……”

“通缉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就是从胶州公园逃跑出来的‘孤军营’^①的连长李坚——他在城
里^②杀了好几个人呢！”

她一惊，下意识地看看穿衣镜，“啊——我这里没人进来……”

“白小姐……”

“快滚！否则我向工部局投诉你们骚扰！”

“啊，好，好——我们走——我们走——白小姐，对不起啊……”

① 守卫四行仓库的中国军队八百壮士，最后孤立无援，被迫退入租界，被租界当局软禁于上海胶州公园。称之为“孤军营”。

② 指租界外的“华界”。因为租界是在原上海城外郊区建设发展起来的。

她走近房门侧耳听了听，确信门外的人都走了，才转身走向，去敲敲穿衣镜：“你可以出来了。”说罢，去沙发上坐下。

他并没有马上走出来，却说：“啊——小姐，请你穿上衣服吧……”

她听得一愣：“怎么，还有这样的男人吗？”她又不免冷笑，“倒要看看他是个怎样的男人！”

她去衣橱里拿了一件睡袍，套在身上，束上腰带，就坐在沙发上。这种装束胸脯是敞着的，一双极具吸引力的硕乳半遮半露。她坐下后跷起了二郎腿，玉般的大腿裸露无遗。

“好了！”她向穿衣镜方向说，“请出来吧。”

他这才从穿衣镜后走出来。她指指斜对面的沙发，说声：“请坐吧。”他去对面坐下。

她拿起茶几上的香烟听：“请吸烟。”

“谢谢。我不会吸烟。”

她一笑，自己拿起一支，用火柴点着，吸了两口，朝他喷出烟雾。他觉得她吸烟的姿势很优美。

忽听又有人在敲门，他们都一惊。他要起身。她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别动，她则起身去门前，喝问：“是谁敲门啊？”

门外应声：“白小姐，你该上场哉。”

她舒了一口气：“告诉老板，我有点不舒服，今晚不再上场了。”

门外答应一声：“好格。”

她等了等，掷了烟蒂，走去从酒柜倒了两杯白兰地，端着高脚杯走到他面前，递给他一杯。他犹豫地接过去，放在茶几上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会喝酒。”

“军人是清教徒吗？”

“黄埔军人不烟不酒不茶，因为校长蒋委员长就不烟不酒不茶。”

“啊，是以校长为榜样？”

“军人也应该无不良嗜好。”

她去坐下，边喝着酒边观察这个目不旁视的男人。他给她的第一印象是：高大、雄伟。现在仔细看看，虽然络腮胡子没有刮，胡





子拉碴的，但看得出脸形端正，尤其是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显示出他的坚毅与自信；又像猛虎猎豹在盯住猎物时的眼神，具有征服的威慑力。碰到他的目光，不免要内心震颤！她另有一种观感：“这个粗线条男人好性感！”不禁怦然心动了。

他说：“小姐，我冒昧打扰，承蒙庇护，十分感激，容图后报。”说着站起，“既然他们走了，我也该告辞了……”

她伸出一条光腿拦阻：“啊！他们只不过是离开我的房门前，会在外围等着你出去。”

他还站着：“小姐，我不能老躲在这里。”

她笑道：“鬼使神差你到我面前了，就是主的安排。我是虔诚的基督徒。既是主的安排，我就有责任拯救你。”

“请坐！我能提几个问题吗？”

他坐下了：“啊，当然，请提吧。”

“你是黄埔军校几期毕业的？”

“我是中央军校第七期毕业的。”

“家里都有什么人？”

他答道：“我是山东济南人。我的家人在日寇制造的‘济南惨案’中全部罹难。”

她见他坐的姿势是：挺着胸，坐得笔直，两条腿并拢，双手搁在膝上。这完全是训练有素的军人“坐”的标准姿势。

“你为什么要离开孤军营？”

“当初我们奉命守卫四行仓库，虽被日寇包围，但我们粮、弹充足，坚守一年半载不成问题。租界当局唯恐日寇炮火会殃及租界，要求我们撤退，并保证可以护送我们出围，归还建制。他们又通过外交途径，取得蒋委员长同意，由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将军传达了撤入租界的命令。”

“我们于夜间冒着日寇的炮火，通过垃圾桥进入租界，不料竟被英军包围，将我们胁迫进中国银行，要求我们缴械。我们坚决不同意。租界当局说：租界法规定，禁止武装人员入境，如果我们不缴械，日寇就会借口派武装部队进入租界和我们开战。”

“几经交涉，最后我们还是缴了械。

“租界当局先将我们用车送往跑马厅，后又送往胶州公园。再也不提送我们出上海的事了，使我们有家难归、有国难投。还借口我们不是战俘，不负责供应生活一切所需，我们一直都是上海民众供应衣食才能生存下来的。

“日寇汉奸收买了我们内部叛徒郝鼎诚等人，刺杀了我们的团长谢晋元！我们都不能做出反应。这使我想，这样下去，迟早有一天我们都会被当成牲口那样地宰杀掉！

“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逃出来杀鬼子汉奸，一来为团长报仇，二来也是杀一个够本，杀俩赚一个！”

她一口搁干了杯中酒，将高脚酒杯放在茶几上，放下跷着的腿，换了个坐的姿势，似乎无意地扯开了腰间的带子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名李坚，字天锋。”

她亲切地说：“好，我以后就称呼你天锋吧，我叫白光，小名咪咪——猫的意思，以后你就叫我咪咪，好吗？”

他不置可否。

她说：“天锋，你这样单枪匹马瞎干，是很危险的呀……”

他淡淡一笑：“我离开孤军营那一刻，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”

她见他两眼直视上方，对她的暴露视若无睹，不觉大失所望。“这个男人好坚强！”

“古人云：死，或轻于鸿毛，或重于泰山。为什么可以避免的，一定要让他发生呢？”她拿起了茶几上的电话：“永安公司刘经理吗？我是白光啊——你好。我需要一套大号的西服、衬衣、领带，一把剃须刀，一顶礼帽。请你派人马上送到我的化妆室来。费用改天再给吧。”她放下电话，朝他一笑：“回头我给你打扮打扮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去了。”

他很感激地说：“谢谢！”又说，“我冒冒失失闯进来——现在——可能要连累你……”

“连累我？”她又笑了，“英、法领事都是我的好朋友；工部局





对歌舞皇后顶礼膜拜，巡捕房敢骚扰我吗？你放心，从此咪咪就是你的保护伞——你只要听我的，保你绝对安全。”

他却说：“白小姐，我离开孤军营，绝非为了苟且偷生。否则，我完全可以离开上海，去找我的部队——孙元良将军的第八十八师。”

“好，我可以帮助你实现志愿。”

“白小姐，你没有这样的义务，更没有必要为帮我去冒风险，改变你现在安定的生活。”

她说：“八百壮士是上海老百姓、甚至是全中国老百姓所敬仰的民族英雄！孤军营在胶州公园无衣无食，我也捐过一千斤大米、一百斤食油、八百件衬衫……”

他点点头：“我记得好像有白小姐所捐献的物品，白小姐是按我们对外声称的八百人捐献的。实际上我们只有四百五十三名官兵。在坚守对抗和突围进租界时，已有十多百名官兵阵亡或负伤，撤到胶州公园，官兵只有四百四十名。”

她欠身过去，握着他的手：“天锋，我敬重你是位英雄，所以情愿帮助你……”

他以挥手的动作，摆脱了她的手：“嗨！我算什么英雄？现在躲在歌舞皇后的化妆室里，依靠歌舞皇后的保护……”

她伸手去捂他的嘴，故作娇嗔地说：“不许这么说！”

又有人敲门——是永安公司派人来送衣物的。

她接了物品，打发走来人，对他说：“天锋，你快先刮刮胡须，然后更衣。”

他在她指导下，去卫生间洗了脸，然后坐在她的梳妆台前，对镜刮了胡须，再脱下长衫，换上西装。

她让他来回走了几步，看罢拍手叫道：“哇——！蛮有风度的嘛，明天带你到舞厅，会引起许多女人青睐的。天锋，说好了啊。你是我发现的，不许跟别的女人搭讪啊！”

她去拿来白兰地酒瓶，在他身上洒了一些，然后她去穿上衣服，对他说：“你装作酒醉的样子，我挽着你从后门出去。”

他会意地点点头，将礼帽戴上。

她将放在茶几上的手枪递给他，他不接：“这东西我用不着的。”

她看了他一眼：“它的有效射程三十米。”

他说：“白小姐，各种兵器的性能，相信我比你清楚。”

她笑了笑，不再说什么，上前挽了他，走出化妆室。

后门有几个便衣巡捕（也称侦探）在把守着，他们一见白光与李坚相挽而来，便迎上去搭讪：“白小姐，这么早就退场了？”

白光见巡捕凑过来，便挥手说：“不许靠近！都躲我远点！”

巡捕见李坚步履蹒跚，便讨好地说：“白小姐，这位先生是喝多了吧？我来帮你扶他上汽车，好吗？”

白光挥手制止：“不用！都闪开！”她快步出了后门，走向停在一旁她的银色福特牌轿车。先将李坚送入车内，再坐上驾驶座。

几名便衣巡捕远远跟着，眼见白光驾驶着轿车绝尘而去。

轿车来到静安寺路一幢花园洋楼门前，一个印度人门卫出来拉开铁栅栏大门，轿车开进花园，直抵小洋楼前。

一女用人从楼内迎出，拉开车门。白光和李坚下了车。

白光领着李坚登楼，进入小客厅。她对女用人说：“先弄一壶咖啡来，再去厨房弄夜宵——要多弄一些。”

女用人很快端来托盘，一壶咖啡、一听炼乳、两只玻璃杯。她将托盘放在茶几上，倒了两杯咖啡，并在每杯里加了一些炼乳。

白光对李坚说：“她叫阿兰，有什么事吩咐她去做。阿兰，这位是先生，以后你就专门侍候先生吧。”

阿兰朝李坚鞠躬：“先生！”

李坚颇为尴尬，只“啊”了一声。

阿兰走后，白光对李坚说：“你大概要在家住些日子，等我去向领事说明，撤销对你的通缉令，你才好外出活动。”

李坚说：“我并没有违犯租界法，又不承认我们是战俘，他们通缉我是没有道理的！”

白光笑道：“孤军营在租界当局软禁中，你脱离孤军营，他们





自然要找你，抓回去继续软禁；你在华界杀了人，就成了危险人物，他们更有理由通缉你了……天锋，这是强权时代，没有公理可言。

“你离开孤军营二十余日了，都怎么过来的？能告诉我吗？”

李坚叹了一口气：“说来话长……啊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要休息了吧？我们明天再说……”

白光笑道：“我是过夜生活的。每晚华灯初上我去百乐门，拂晓才回来睡觉。一觉睡到过午……周而复始，天天这样。现在还是午夜，遇见你更是精神亢奋，哪里睡得着啊？”

“如果你还不困，就陪我先聊聊吧。”

李坚点头说：“也好，就先聊聊吧。”

“我离开孤军营，并没有落脚处，只在街上闲逛，晚上露宿在街头。过了两天，得知工部局在寻找、搜捕我，在租界待不下去了，我只好进入华界。

“我在老西门发现一个叫张小毛的汉奸，在讹诈一家商店，气焰十分嚣张，我就决心先锄掉这个汉奸！”

“我尾随这个汉奸，摸清了他的落脚处，准备好当夜动手……”

第二章 黄埔锄奸队

子夜。

在小南门一条弄堂里，两侧是旧式的矮楼房，弄堂没有路灯，深夜住户都已熄灯就寝，没有半点光线，幽长的弄堂漆黑。

一条黑影悄悄在弄堂里移动着。

有一户二楼的窗户还透出灯光。黑影来到灯光楼下，一纵身抓住了晾台边缘。一个倒提，翻身进了晾台，身手矫捷，动作无声。

此时室内正是张小毛在与姘头阿桂一边吃喝，一边说着话。

张小毛边喝酒边自夸：“现在上海滩是东洋人的天下；南市区就是阿拉张小毛的天下。明朝我带侬去老面门银楼，侬随便挑好了，只要我讲句言话，伊就勿敢要钞票！”





阿桂似信非信：“会有这样好事情啊？”

张小毛拍拍放在桌旁的盒子枪：“伊僚（他们）勿识相，我就捉伊老板去充兵队！”

阿桂大喜过望：“真的？明朝一定要带我去的，勿兴黄牛啊！”

张小毛咧嘴一笑，露出了一口金牙。“想去吧？依今朝让我白相^①适意了，明朝我就带依去。”

阿桂笑骂：“依这只死鬼呀，求依一眼眼^②事体，就要讲条件！好，就依依。”

张小毛说：“依脱光了去跪在床边上，我今朝耍白相新花样！”说着他脱着衣裤。

阿桂嘴里还在骂着：“依这只死鬼呀，花头精^③蛮多的，日日要翻新！”虽这样骂，她还是脱光了，去床沿上跪着，趴下身去，将肥臀撅得高高的。

张小毛走上去，先在女人身上摸捏一阵，将女人弄得浪笑怪叫……

翻进晾台的人正是李坚，他趁二人正在忘情之时潜入室内，来到正在疯狂冲击的张小毛身后，举刺刀扎进张小毛的后心，刀尖从前心透出。张小毛猛地朝前一扑，将趴着的阿桂扑倒，那透出前心的刀尖，扎入阿桂的后心，但并不深，所以她喊叫起来。

李坚向刺刀砸了一拳，趴在张小毛身下的阿桂一阵抽搐，不再动弹了。

李坚奋力拔出步枪刺刀，一股黑红色的血从张小毛背部喷出。李坚闪身躲过。少顷，他将刺刀上的鲜血，在床单上抹干净，撕了一块布，蘸上张小毛和阿桂的血，在床头墙上写了两行大字：

汉奸下场！

黄埔锄奸队

① 上海方言：白相——玩耍；白相人——泛指流氓地痞。

② 上海方言：一眼眼——一点点。

③ 上海方言：花头精——花样。

写完后他将刺刀还插在绑腿内，转身将桌上张小毛的盒子枪从盒子内拔出，别在腰间。又见张小毛的腰带上拴着一个钱袋，翻出一大沓钞票，这就是张小毛日间从店铺里讹诈来的。他现在正需钱用，就将这不义之财揣入兜内。

他仍然从晾台回到弄堂里。正要举步往外走，忽听开门声，他忙闪身藏在黑暗处。只见从一扇门内，走出一个人来。此人叼着香烟，一点火星在移动着，移动至墙边。火星移动的同时又听见一阵洒水、咳嗽、吐痰和关门声。

李坚知道，上海一些巷子里都有小便池，附近居民乃至路人男士，都可以公然在此小便，即使有女士路过，对此也熟视无睹。刚才那人，就是附近起夜的居民。

他走出弄堂，来到大街上。

南市区老西门一带原本比较繁华，可在鬼子的铁蹄下，恐怖气氛弥漫，入夜市民便不敢出门口。所以深夜街头不见人影。

他尚无固定住处，多是露宿在一些石窟的门洞里。今夜如何度过？他茫然四顾，信步往前走。

他走了一阵，发现一块路牌“陆家浜路”。他曾经随部队在这一带作过战，还记得地形。不远处是海潮路，那里有一座庙，叫海潮寺。他听老百姓说，上海开战前，有位姓金的在庙里办了一个“金龙武馆”，开战后此庙遭日寇轰炸，已是残墙断壁。他想那里倒可以暂且栖身，于是朝海潮路走去。

这一带是平民区。马路两侧都是矮房，还有一些草棚子。居住着工人家庭。

虽是黑夜，李坚的军人素质练就了他对地形的记忆力，便沿着马路走去。

万籁俱寂的深夜，忽然传来女子的呼救声。李坚站住了，迅速辨明喊救声的方向，便毫不犹豫地循声奔过去。

李坚奔近一看，只见两个头戴钢盔、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鬼子兵，正架着一女子，往庙里拖拽。他从后面冲上去，左手臂扼住一鬼子兵脖子，右手一掰鬼子兵的脑袋，嘎巴一声，折断了脖子，

